



爱情一叶

[法国] 左拉 著 马振骋 译

Une page
d'amour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爱情一叶

[法国] 左拉 著 马振骋 译

Une page
d'amou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一叶 / (法) 左拉 (Zola, E.) 著; 马振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7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Une page d'amour
ISBN 7-80657-227-9

I. 爱… II. ①左… ②马…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2620 号

书 名 爱情一叶
作 者 [法国] 左拉
译 者 马振骋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Editions Charpentier, 192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盐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4
字 数 212 千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27-9/I·199
定 价 (精装本) 1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爱情一叶》最初以连载小说形式刊登于《大众财富》杂志上，时间是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到一八七八年四月。在这前一年，左拉发表了《小酒店》，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与不幸赤裸裸暴露于人前，引起轩然大波。文艺批评家阿尔塔·米罗的评论最为尖锐，他说：“这不是现实主义手法，这是肮脏描写；这不是裸体展示，这是色情表演。”然而这部描写巴黎平民的文献小说赢得了福楼拜、莫泊桑、马拉美、龚古尔兄弟等一代大师的赞扬。

左拉因《小酒店》而声望骤增，同时也背上了“不道德”作家的恶名。有人说他的小说用词粗鲁下流，内容诲淫诲盗。为了驳斥这些污蔑，也为了显示自己多方面的写作才能，左拉写下了《爱情一叶》；他在给莱翁·埃尼克的信中说：“我将写出一些崭新的东西。我要在自己的系列小说中包括各种各样的音调，这就说明为什么我即使写得不够满意，也决不后悔写出了《爱情一叶》这部书。”

到那时为止，《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作品中已出了六部：《卢贡家的发迹》、《利欲的追逐》、《巴黎的肚子》、《普拉桑的征服》、《穆雷神父的错》、《欧仁·卢贡阁下》，内容抨击第二帝国社会中富人的贪婪、宗教人士的尔虞我诈、政界的争权夺利、工人的贫困。这都是些色彩浓厚的政论性小说。而《爱情一叶》则用细腻的笔法，叙

述巴黎布尔乔亚中一位医生与一名寡妇之间的情欲，风格上大相径庭。左拉还对自己选择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书名感到非常满意。

左拉在落笔创作一部小说以前，必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立下大纲，搜集素材，构思情节，并且煞费苦心去确定合适的笔法。然而《爱情一叶》的出版是出人意料的。在一八六八年，后来在一八七二年，左拉订出两份关于《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的计划，上面都没有要写一部情欲小说的意图，只是一八七八年版本附载的卢贡-马卡尔系谱树上，才出现埃莱娜·穆雷这个人物的姓名。

根据一八九二年左拉自己的说法，在《小酒店》(1877年)和《娜娜》(1880年)出版之间，他需要一次感情上的“幕间休息”，“希望在一位正派女人身上挖掘一种情欲冲动，一种爱情，它骤然来了，又不留痕迹地过去了”。漫长人生中的一叶爱情。然而如去翻阅一下当时的法国文化资料，可以知道正派女子的情欲正是一个热门话题。同时通过《爱情一叶》是否也可看到另一个隐藏的左拉，在那个左拉的思想深处同样交织着浪漫的梦想、没有满足的欲望和深藏的遗憾？德高望重的福楼拜给左拉的信也说：“我要是母亲，不会让女儿读这本书!!! 尽管我年事已高，这部小说叫我迷惑，叫我**兴奋**。埃莱娜让人爱上加爱，您的医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您是一个男人，我也不是从昨天才知道的。”

从左拉致编辑部的信中看到，左拉从青年时代就要写一部人物不多、又以巴黎为背景的小说。这个念头，也可说这种偏执，使他在《爱情一叶》中对巴黎作了五段冗长的描写，他的意图显然是借景物的变幻反映埃莱娜心中出现的情欲：二月寒夜，初次相遇；大地苏醒，内心骚动；自然万物蓬勃生长，热情达到高潮；十二月的阴霾天，双重约会中失身；最后大雪覆盖巴黎，感情又陷入冰似的冷漠中。但是这种“曲写毫芥”的做法，加上景物与感情，两者似缺

乏明显的精神联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我们看来,《爱情一叶》最精彩的篇章是描写埃莱娜的女儿雅娜从女孩到少女的过渡期的病态心理。

左拉对于遗传现象,对于同时代的心理学发展,始终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还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神经错乱”的时代。“研究影响这个世纪的神经官能症”,也是确立卢贡-马卡尔家族主要人物的性格定向。雅娜的神经质是隔代遗传,她跟外曾祖母阿黛拉伊德·富凯和外祖母于絮勒·马卡尔,都同样有“血与神经的平衡失调”、“心与脑的损伤”。

此外,左拉是近代最关心和了解儿童与青少年的作家之一。结合他的全部著作来看,青少年角色——往往又是失去父母或受虐待的居多——占相当大的篇幅。如《卢贡家的发迹》中的米埃特和西尔维尔,《巴黎的肚子》中的马乔琳和卡迪娜,波利娜·格尼和小缪希,《穆雷神父的错》中的阿尔比娜和塞尔日,《小酒店》中的拉丽·皮夏尔、娜娜和其他孩子。他们都像本书中的雅娜,处在从儿童过渡到少女的模糊时期。左拉注意到他们最初的爱慕的骚动,以及对人生的欲念和规律的似懂非懂的理会。

通过儿童与青少年的现实,左拉涉及到他们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少女教育问题,又由此涉及到妇女生活与夫妻生活问题:例如结婚、生儿育女、婚外恋、宗教影响、社交生活……这些问题在《爱情一叶》中都与故事情节密切结合在一起。在这部左拉自称是白描式的情感小说中,人物并没有高视阔步的行动,没有声嘶力竭的叹息,而是在这种平静表面下,潜伏着左拉其他小说中同样深沉的力量。

马振骋

作者前言

我决定在本书中附加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系谱树^①。使我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理由是许多人要求我提供这份系谱树。我自任这个大家族的历史学家，系谱确能帮助读者辨别家族内的众多人物。

第二个理由较为复杂。我后悔不曾在第一部系列小说中发表这份系谱，让读者对总体计划一目了然。如果我再迟迟不拿出来，大家最后会认为我是在小说完成后再编制的。早在一八六八年，我在写第一行以前，已经立下了目前看到的这份系谱。读过《卢贡家的发迹》第一章的人可以清楚看到，我不可能在小说中提到家族的渊源而不事前确定家族成员的亲属关系和年龄。更困难的是在于我把四代人的故事并列地出现在短短的十八年间。

有些人指责我追逐时事报道和丑闻，这份资料的公布也是我对这些人的回答。从一八六八年以来，我根据自己确定的框架工作，这个家族的系谱对我来说是一份大纲，不允许我忽左忽右任意变卦。我必须严格遵守这份系谱行事，系谱同时也给我力量和指导。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上述就是我早就要做和正在完成的事。

^① 作者旨在强调本书是“系谱树”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译本采用的原著版本未收入该系谱树。

我还必须声明一下,我把系谱跟这部白描式的情感小说《爱情一叶》同时发表,也只是环境使然。原来计划附录在最后一部小说里。八部书已经出版,尚有十二部书还待创作,可是我已迫不及待。以后我再把系谱重印于最后一部的卷首,与故事合成一体。在我的思想中,这是家族成员帕斯卡·卢贡医生的观察结果;最后一部小说以他为主角,对全部故事作出科学的结论。帕斯卡医生将对作品本身进行学术分析,再补充明确的信息;为了不致使未来的故事读来枯燥无味,我不得不把这些信息删去。每个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地位都是确定不移的,评论时只是把技术词汇中晦涩难懂的含义排除在外。此外,读者可能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参阅过的生理著作不再在此罗列,只是提一提吕卡医生的《自然遗传》,好奇的读者可以在这篇生理学作品中寻找部分答案,我依据它编成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系谱。

今天我只是想证实,将近九年来我所发表的小说从属于一部大著作,其总体计划是事前一次确定的,因而读者在评论每部小说的同时,务必考虑这部小说在总体中的相应位置,那样评论我的作品才会不偏不倚,视野开阔。

左 拉

一八七八年四月二日,巴黎

左拉致编辑部的信

亲爱的先生们：

承蒙好意，把《爱情一叶》收在你们精致的“现代艺术图书馆”丛书中发表；你们还提出我为新版写一篇序言。我很乐意满足你们的要求，以此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可恨的是我对这部小说已无话可说；作品一旦发表以后就属于大众，我个人对它已不起作用。

不过，既然有此机会，我还是愿意大胆为自己申辩。这真的是一份申辩吗？还不如说是一个解释吧。

《爱情一叶》招来最多的批评是对巴黎的五次描写，作为每一章的结尾，呆板重复。读者感到这是作家的任性，为了显示笔法高明，却反反复复、噜里噜苏令人生厌。我可能错了，我肯定是错了，既然没有人理解。但是事实上当我有意在不同的时间和季节，面对相同的背景画出我所见到的五种景象，我的用意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好的。以下是这件事的缘由。

我年轻时过着穷日子，住在郊区的阁楼里。从阁楼可以看到整个巴黎；这个巨大的巴黎，静止冷漠，始终盘踞在我的窗框内，对我仿佛是苦难中的知心人，理解我的喜怒哀乐。我在它面前挨过饿，掉过眼泪；在它面前爱

过,享受过最大的幸福。于是,从二十岁起我梦想写一部小说,把屋顶像滚滚波涛似的巴黎置于中心地位,气势犹如古代的祭台。我需要一个情感故事,一间小室内三四个人物,窗外地平线上是广阔的城市,时时刻刻睁着石头眼睛瞧着人物欢笑和哭泣。我怀着这个由来已久的想法投入了《爱情一叶》的创作。

我不为自己的五段描写争辩,我只是要提请大家注意,有人称我们有描写的狂热,其实我们从来不会为描写而描写,我们心中所酝酿的东西,总是与人性的意图交织在一起的。创意完全属于我们,我们试图把它纳入我们的作品中,我们梦想巨大的方舟。

允许我再对巴黎的这些景物说一句话。一些爱好追根究底的评论家把我的作品抽丝剥茧后,发现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年代错误。第二帝国初期,新歌剧院和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圆顶还没有建造,在小说中却已经出现在巴黎的风景线上。我承认错误,伸出脑袋听任宰割。在一八七七年四月,我登上帕西区高地去搜集素材,那时尚未竣工的特罗加德罗宫的手脚手架阻碍了我的视线,在北面看不到任何标志可供描述,我感到非常丧气。只有新歌剧院和圣奥古斯丁教堂矗立在一片烟囱的海面上。起初我为了是否把日期前后颠倒一下有过一番思想斗争。但是这两座建筑物在空中熠熠生辉,实在太诱人了。巴黎的这一个角落原来空无一物,经它们高耸的侧影一点缀,这片天空就有了生气,也有利于我的发挥。我于是屈服了。如果读者执意不能接受我有意把这两座建筑物的年龄虚报了几岁,那么我的作品肯定也是不值得深究的了。

这些话有没有说的必要呢？我怀疑。但是，亲爱的先生，你们要的序言倒是写成了。

谨致

敬意

埃米尔·左拉

第 一 章

(一)

伴眠灯在壁炉台上燃烧，蓝色锥形灯罩前遮着一本书，阴影淹没了半个房间。这是一片宁静的光，把小圆桌和长椅子切成两半，天鹅绒窗帘的大皱纹像水波似的在光下荡漾，使两扇窗中间的红木衣橱镜子发青；青的帷幕、青的家具、青的地毯，使房间显出布尔乔亚的和谐氛围，在这个夜深时刻，像浸了雾似的朦胧恬静。床放在窗的对面，遮在暗影里，上面盖的也是天鹅绒，乌黑的一团，只是浅色床单才透出一点光亮。埃莱娜两手交叉，保持守寡母亲的肃静姿态，发出轻微的呼吸声。

静默中，钟敲一点。街上万籁俱寂。惟有巴黎还向特罗加德罗这片高地传来遥远的回荡声。埃莱娜的呼吸声那么低微，颈部光洁的线条也不起伏。她睡得恬静深沉，面孔侧影清晰，栗色秀发束得很紧，头微微向前斜，仿佛她在听着什么时陷入了睡乡。在房间深处，小室的门开得笔直，在墙上挖出一个方形的黑洞。

但是没有声息传上来。钟敲一点半，整个房间睡意浓重，死气沉沉，钟摆的嘀嗒声也慢了下来。长明灯在睡，家具在睡，小圆桌上，靠近一盏熄灭的灯边，一件针线活也在睡。沉睡的埃莱娜，神气肃穆宁静。

钟敲两点，宁静打破了。从小室的暗影里传出一声叹息。然后又是衣衫窸窣声。接着又静了下来。这时，响起压抑的喘气声。埃莱娜没有动。但是突然她坐了起来。小孩模糊不清地嗫嚅刚把她惊醒。她还有睡意，两手按到太阳穴上，这时一声闷叫使她跳到地毯上。

“雅娜……雅娜……你怎么啦？回答我！”她问。

孩子没有出声，她一边跑去拿灯，一边嘀咕说：“我的上帝！她身体不好，我不应该睡的。”她急忙走进隔壁房间，里面已是一片沉静。但是伴眠灯浸满了油，火焰摇摇晃晃，只是在天花板上映出一团圆斑。埃莱娜在铁床前俯下身，开始什么都分不出来。然后，借了一片青光，看到踢开的被子中间雅娜直挺挺躺着，头向后仰，颈上肌肉僵硬。一阵痉挛把这张可怜又可爱的脸扭歪了，眼睛睁大着，看窗帘的尖顶。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大叫，“我的上帝！她快死了！”

她放下灯，颤抖的双手去按女儿的手。她找不到脉息。心好像停止跳动了。小臂和小腿绷得很硬。这时她害怕、口吃、变得疯了：

“我的孩子要死啦，救救命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回到房里，四处乱转，跌跌撞撞，不知道往哪儿去，然后回进小间，又扑在床前，不停地喊救命。她把雅娜抱在怀里，吻她的头发，两手在她的身上到处摸，哀求她回答。一句话，只要一句话。她哪里不舒服？她要不要喝一点那天的药水？可能新鲜空气会使她醒过来？她死命地要听她说话。

“跟我说，雅娜！跟我说呀！我求求你啦！”

我的上帝！不知道该做什么！像这样，突然在夜里发生。连亮光都没有。她的思想乱了。她继续跟女儿说话，向她提问题，又代替她回答。是胃不舒服，不，是喉咙。这没什么。需要的是镇

静。她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头脑。但是怀里抱着僵硬的女儿的这种感觉，把她的五脏六腑都搅乱了。她望着她全身抽搐，没有呼吸。她努力用理智思考，压制自己喊叫。突然，她身不由己又大叫起来。

她穿过餐厅和厨房，喊：

“罗萨莉！罗萨莉……快，找个医生……我的孩子要死了！”

女仆睡在厨房后面的一个小间，惊叫了几声。埃莱娜又跑着回来。她穿了单衫在原地转，不像感到这个二月严冬的夜寒。这个女仆真的由着她的孩子死去吗？才只是过了一分钟，她又回到厨房，走进房间。她重手重脚摸索着，套上一条裙子，拿起一条披肩往肩上一撩。她撞翻家具，她的失望使这间宁静沉睡的房间充满沉重的响声。然后她穿了一双软鞋，让房门大开，抱着一个人也要找来医生的想法，走下了四楼。女门房把门绳一拉，埃莱娜到了楼外，两耳嗡嗡响，茫无目的。她迅速沿维欧斯街往下走，敲博丹医生家的门，他给雅娜看过病；一名女仆隔了好长时间才来回答她说，医生外出照看一名产妇去了。埃莱娜在人行道上发呆。她不认识帕西区的其他医生，她在路上停留了一会儿瞧着那些房子。风不大，但寒冷彻骨，她穿了一双软鞋走在隔夜落下的浅雪上，眼前总是出现女儿的影子，心里担忧，要不立刻找到医生，女儿就是给她害死的了。她又沿着维欧斯街往前走，看到门铃就拉。她要一问到底，总有人会给她一个地址的。没有人马上应门，她又拉铃，风吹着她的薄裙子贴在腿上，一绺绺头发飞了起来。

终于，一名女仆走来开门，对她说德贝勒医生已经安歇。她敲了医生家的门，可见上帝没有抛弃她，这时她推了仆人往里走。她再三说：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要死了……叫他过来一下。”

这是一幢四壁挂满帷幕的小公馆。她就这样走上了一层楼，

跟仆人推推搡搡,不管人家说什么她就是回答说她的孩子要死了。她走进一个房间,赖在里面不走了。但是一听到隔壁医生在起床,她就走近去,隔了房门说:

“快一点,先生,我求您了……我的孩子要死了!”

医生穿了上衣还没系领带出现时,她挟了他要走,不让他再多穿衣服。他却把她认了出来。她住在隔壁的楼里,是他的房客。

所以,当他要她穿过一座花园,通过两个住宅中间一扇小门抄近路时,她突然想起来,“是的,”她喃喃说,“您是大夫,我知道……您看,我是急疯了……咱们赶快。”

在楼梯上,她要他走在前面。就是领了上帝回来她也不会如此虔诚。罗萨莉待在楼上陪着雅娜,已把圆桌上的灯点了起来。医生一进房间,拿起灯,立即去照小孩。小孩还是保持痛苦的僵硬状态,只是头往下滑,脸上急剧抽动。他足足一分钟没有说话,抿紧嘴唇。埃莱娜焦急地望着他。他看到母亲恳求的目光,喃喃地说:

“会好的……但是不要让她待在这里。她需要空气。”

埃莱娜用力气把她抱到肩上。她真愿意为他的这句好话吻他的手,一股暖流流过她的身上。但是她刚把雅娜放到自己的大床上,这个女孩可怜的小身子就激烈抽搐。医生揭去灯罩,白光照遍全室。他走去打开半扇窗子,要罗萨莉把床拖到帷幕外面。埃莱娜又着急了,嗫嗫嚅嚅说:

“但是她要死了,先生……喔唷! 喔唷……我认不得她了!”

他不回答,全神贯注,盯着雅娜的发病情况。然后,他说:

“到床头去,抓住她的双手,不要让她抓自己……这样轻轻地,用力不要猛……别着急,应该让病发作完。”

两人都俯在床上,抓住雅娜,雅娜的四肢随着激烈的颤动松了下来。医生扣上上衣扣子,把露在外面的脖子遮住。埃莱娜还是

包在她撩在肩上的大披肩内。但是雅娜在挣扎时，拉下了披肩的一角，解开了上衣的扣子。他们一点也没发现。谁都没有看对方。

这时，病情稳定了下来。女孩显得萎靡不振。医生劝妈妈对发病的结果要放心，自己还是不敢懈怠。他目不转睛望着病人，最后对站在客厅中央的埃莱娜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

“孩子几岁了？”

“十一岁半，先生。”

一阵沉默。他点点头，弯下身翻开雅娜的眼皮，观察她的黏膜。然后他也不朝埃莱娜看，继续提问题。

“她小的时候犯过惊厥吗？”

“犯过，先生，快六岁时就不犯了……她身子很弱。最近几天我看她不舒服。她时常痉挛、失神。”

“您的家属中有人患过精神病吗？”

“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患肺病死的。”

她犹豫不语，耻于承认祖上有一人关进了疯人院。她的直系亲属都是很悲惨的。

“注意，”医生急忙说，“又要发作了。”

雅娜刚睁开眼睛。一时她朝四周看，神色迷惘，不说一句话；然后，眼珠变得定定的，身子往后仰，四肢伸直僵硬。她脸色通红。突然又发白。白得发青，人又抽搐起来。

“不要放开她，”医生说，“抓住她的另一只手。”

他跑向圆桌，进来时把小药箱放在上面。他带来了一只药瓶，给小孩嗅。但是这像是狠狠抽了她一鞭子，雅娜身子一震，从母亲手里滑了出来。

“不，不，不要乙醚！”母亲闻到气味叫了起来，“乙醚会使她发疯的。”

两人协力才把她勉强夹住。她痉挛得很厉害，身子顶着脚根

和后颈竖了起来。像要折成两段似的。然后她又跌了下来晃动挣扎，在床的两边来回滚。她握紧拳头，大拇指弯向掌心；她时而张开手指，企图在空中抓到东西把它们扭弯。她碰到母亲的披肩，抓住不放。尤其使母亲感到折磨的，是像她所说的，已认不得她的女儿。她的可怜的天使，平时面容娇好，现在龇牙咧嘴，眼睛抠得很深，露出带青的眼白。

“想想办法，我求求您，”她喃喃说，“我已觉得没力气了，先生。”

她刚才记起，她在马赛邻居的女儿就是在类似的发病中窒息死亡的。可能医生在哄她，让她安心。她时刻以为脸上感到的是雅娜的最后一口气，雅娜的呼吸断断续续停下来。这时，痛苦、怜悯与害怕使她心乱如麻，她哭了。小孩踢开了被子，她的眼泪落在小孩无邪的裸体上。

医生还是用柔软的长手指在她的脖子下轻轻捏。病势减弱了。雅娜又慢慢动了几下后完全像死了似的。她又落到了床中央，身子笔直，两臂大张，头托在枕头上，耷拉在胸前。简直像少年基督。埃莱娜弯下身，吻她的前额，吻了很久。

“发作过去了吗？”她悄声问，“您认为还会发作吗？”

他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手势，然后回答：“就是发也不会那么厉害。”

他向罗萨莉要一只玻璃杯和一瓶水。他倒上半杯水，取出两只小瓶，滴了几滴，埃莱娜帮助他抬起女孩的头，他把这样的一勺药水灌进咬紧的牙关。灯的火焰发白，蹿得很高，照出凌乱的房间，家具都是七歪八倒的。埃莱娜上床时扔在椅背上的衣服，滑了下来横在地毯上。医生踩着一件胸衣，把它拣了起来免得再踩着它。凌乱的床和散在四处的内衣散发出一种马鞭草的香味。这一切显露了女性的神秘，给人一种亲切感。医生自己找来了一个脸